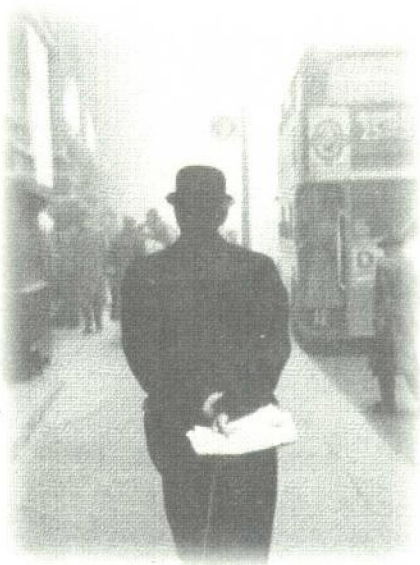


SCOOP

# 独家新闻

[英国] 伊夫林·沃 著 高继海 译  
译林出版社





# 独家新闻

[英国] 伊夫林·沃 著 高继海 译

SCOOP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家新闻 / (英) 沃 (Waugh, E.) 著; 高继海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5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ISBN 7-80657-194-9

I. 独… II. ①沃… ②高…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8532 号

Copyright © 1938 by Evelyn Waug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101号

|        |                                   |
|--------|-----------------------------------|
| 书 名    | 独家新闻                              |
| 作 者    | [英国]伊夫林·沃                         |
| 译 者    | 高继海                               |
| 责任编辑   | 陈静宇                               |
| 原文出版   | Penguin Books, 1943               |
| 出版发行   | 译林出版社                             |
| E-mail | yilin@public1.ptt.js.cn           |
| U R L  | http://www.yilin.com              |
| 地 址    |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
| 照 排    |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
| 印 刷    | 江苏新华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7.625                             |
| 插 页    | 4                                 |
| 字 数    | 173 千                             |
| 版 次    |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80657-194-9/I·171          |
| 定 价    | (精装本)13.50 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伊夫林·沃(一九〇三—一九六六)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英国一家出版公司的高级编辑,哥哥也是一位稍有名气的小说家。他进入牛津大学一所不起眼的学院读历史,但由于整日酗酒、荒废学业而自动辍学,没有拿到学位,负债累累离开了这所最负盛名的学府。他过了几年漂泊流浪的生活,当过记者,小学教员,以小说《衰亡》(一九二八)一举成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拿这部小说作为圣诞礼物赠送朋友。一九二八年他与伊夫琳·加德纳结婚,次年因加德纳另有所爱离婚,并皈依天主教。一九三七年他与比他年轻十二岁的贵族小姐劳拉·赫伯特结婚,生有四子二女,其长子和次女也是小说家,长子现为《爱丁堡评论》主编。伊夫林·沃共出版小说十四部,最著名的是写于二战期间、追忆往昔生活的浪漫小说《旧地重游》,这部小说曾被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但批评家普遍认为其小说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描写英军在二战期间作战情况的《荣誉之剑》三部曲。此外他还出版游记八部,传记三部,自传一部,中短篇小说多篇,并写有大量政论和随笔。

伊夫林·沃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其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语言简洁、幽默,文笔犀利,刻画入木三分,嘲讽含蓄脱俗。在《旧地重游》第一版的护封上,沃说他理想的读者是那些对作者的语言感兴趣、有闲情逸致逐字逐句阅读的人。他在一九五五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强调指出,文体的要素是简明、优雅和个性化,这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特色,可确保

文学作品的不可朽，使一个作家名垂史册。沃严谨、规范的文体与他忧郁的性格也有关系，他说英国文学鼎盛时期崇尚古典的文体是医治他忧郁症的最佳良药。对于混乱状态感到难以忍受的人尤其注重形式，在沃的眼里，世界是如此荒诞、难以理喻，因此他在严谨、规范的形式中找到了对抗现代世界的武器。他说：“艺术家在今天这个分崩离析的社会里，惟一能做的是创造自己微小而独立的有秩序系统。”他的小说艺术，就是把杂乱无序的现实世界纳入自己有序的小说世界。沃的小说大多具有循环结构：《衰亡》以保罗被赶出牛津大学开始，以他返回牛津大学告终，中间的部分显示他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冒险经历；《卑贱的身体》在法国开始，也在法国结束；《打出更多的旗帜》各章的标题分别为秋、冬、春、夏；《旧地重游》的结构不仅形成一个循环，而且对称，以二战中的赖德回忆往昔开始，到回忆结束告终。沃用循环结构暗示世界没有任何变化，人类的一切努力均属徒劳。

沃乐于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小说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讽刺小说家。他说：“讽刺是属于特定时代的，仅存在于有统一道德标准的稳定社会环境里，像罗马帝国的初期以及十八世纪的欧洲。讽刺的对象是虚伪和背信弃义，它以夸张的方式揭露貌似彬彬有礼的残酷和愚蠢，寻求羞愧的效果。所有这一切在‘普通人的世纪’里都没有立足的余地，因为在这个世纪里邪恶不惧怕美德。”我们不应该过分看重沃的这段话，因为他说这些话时的语气是幽默调侃式的，而且说讽刺只存在于有统一道德标准的稳定社会环境里，这一论断本身不能成立。沃的艺术在本质上是讽刺的，具有讽刺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英国式幽默、浓重的滑稽气氛和强烈的荒诞意识。在沃的早期作品中找不到积极的价值倾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作者本人没有价值倾向，他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隐含在看上去无动于

衷的态度中,而实际上他用传统的、贵族阶级的、天主教的信仰来衡量他所处的世界。我们通过沃小说里对伦敦上流社会生活区——梅费尔区人们的生活的描述,发现他正是起着讽刺小说家的传统作用:斥责道德的沦丧和世风的败坏,只不过他是一位精明的艺术家,没有陷入肤浅说教的泥潭。

沃对于一个作家的艺术成就持相当犬儒主义的态度,在评论小说家切斯特顿时指出,驱使一个人去从事写作,去费力地修改、润饰、撕毁重写,直到他感到满意为止的动力是骄傲、竞争、贪婪、虚荣等等令人讨厌的品质。他这样做时比善良和慷慨大方的人对世界的贡献更大,虽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偏离常规,甚至抛弃自己的灵魂。这是艺术成就的矛盾规律。沃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叙述时不介入感情,叙述人以冷漠的态度,居高临下俯瞰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观看他们在一个预先规定了的环境中进行无望的挣扎,从多愁善感到冷酷无情,最后灰溜溜地退出人生的竞技场。沃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英国社会政治、文化和习俗从二十年代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的生动历史画面。英国评论家迈克尔·戈拉在讨论本世纪中叶的英国作家时,将一群出身相似、年龄相近的小说家亨利·格林,安东尼·鲍威尔,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放在一起,最后写道:“沃是四个人中最优秀的,他是狄更斯以来英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喜剧艺术家。他像狄更斯一样,创造了一种黑色幽默,一种狰狞的笑声,他用这笑声对抗当代噩梦般的世界。”这应该是对沃的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恰如其分的评价。

沃是以讽刺小说步入文坛的。他开始创作时,整个西方世界处于一战结束后价值体系全面解体的状态,青年人的无政府意识和社会的混乱给他提供了讽刺的材料和对象,而他本人在牛津读书的经历以及后来四处漂泊的遭际又强化了他的荒诞意

识和对社会的不满。他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实际生活中的人物为原型,利用夸张和扭曲的方法,以冷嘲热讽的口气创造了一个个荒诞离奇、滑稽不堪、令人捧腹的小说世界,刻画了一群活灵活现、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怪诞人物,对上流社会的生活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勾画出一幅幅充满罪恶、虚伪、阴谋的场景和一张张自私、卑鄙、巧取豪夺的百丑图。

沃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他说:“我认为人在本质上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永远不能自足,永远不能自我完善。我相信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没有法则人们就无法共同生存,但这些法则只是为使人们能安全地生存而设立的。不存在一种形式的政府比另外一种更好的情况,我相信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探讨如何消除这些不平等是毫无意义的。人自然地在划分成阶级的社会制度里找寻自己的位置,这种制度对于任何形式的协作劳动都是必须的,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完整尤其必须。”二战后英国工党执政,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对于沃这样一个把恢复旧秩序旧道德的希望寄托在贵族阶级身上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来说,这等于敲响了末日的丧钟。在文学领域,尤其在五十年代,当反对现行秩序的一群“愤怒的青年”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时,沃更感到日子难过。“愤怒的青年”之一的金斯利·艾米斯屡次对沃作品中的宗教主题和“贵族情结”提出尖锐批评。

宗教无疑在沃的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选择罗马天主教是因为这个教派历史最悠久,教规也比其他教派严格得多。他晚年经济比较富裕,曾多次向教会捐资。尽管他喜欢美食,喜欢狂饮,有唯美主义的浪漫追求,不能忍受平庸和俗见,但宗教始终位于他精神生活的核心。但五十年代罗马教廷迫于形势的变化,在宗教礼仪上进行了改革,允许人们用本国语言而不

是传统的拉丁语望弥撒。沃感到万分绝望。他在病态的忧郁中越陷越深,回顾自己的一生,看到自己精神忧郁,情感枯萎,脾气暴躁,酗酒成性,家庭生活枯燥乏味,甚至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也产生了怀疑,一种深深的沮丧和绝望袭扰着他。一九六六年复活节,沃死于脑血栓。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支意大利远征军穿越意埃边界,在埃塞俄比亚境内与埃军展开激战,意埃战争爆发,墨索里尼在东非建立殖民地的图谋昭然若揭。当时英国舆论普遍谴责墨索里尼的侵略行径,但沃却发表文章支持意军入侵埃塞俄比亚,称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在独裁统治下极为野蛮落后的国家,意大利的占领顺乎民意。不久沃作为当时惟一支持墨索里尼的英国报纸《每日邮报》的战地记者来到埃塞俄比亚。他到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后,写了一篇文章报道该城暴雨过后的混乱和萧条景象。他来到据测意军可能发起进攻的地方,获悉有谋刺法国公使的阴谋,以为得到了独家新闻,发回一则不实报道,因工作不力被报社解聘,返英途中拜会了墨索里尼,称他“很有感染力”。后来沃根据自己在埃塞俄比亚的经历写了一本富有喜剧色彩的小说《独家新闻:一部关于新闻记者的小说》(一九三八),讲述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小国的故事。沃曾就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过解释:“这本小说讽刺现代新闻界,其主题是暴露驻外记者的自负,这些记者在无数的小说、剧本、传记和电影里被描写成具有政治家风度和外交才干的英雄。”

《独家新闻》的情节有点像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以身份的误认构成故事的主要悬念。小说家约翰·布特想以记者身份到即将发生战争的伊士马利看看,请斯迪奇夫人出面帮忙,斯迪奇夫人与报界大亨考珀子爵讲妥让他去,但考珀手下的人却



张冠李戴,找了一个住在乡下、偶然为报社写稿的业余作者威廉·布特。这位无经验也不情愿的乡巴佬就同其他记者一同来到伊士马利,在这里爱上一个国籍不明的女人(她母亲是波兰人,父亲是俄国人,丈夫是德国人),发现她丈夫藏有一箱黄金含量很高的矿石。原来这个国家矿产资源丰富,“内战”实际上是德俄意日英等国为控制这个国家的矿产资源,在幕后操纵才发生的。也是通过这个女人提供消息,威廉·布特向外界披露了该国总统已经被以外交部长为首的叛乱分子囚禁多日的消息,成为轰动一时的独家新闻。已经解聘他的报社立即对他另眼相看,他回到伦敦就像英雄凯旋一般,并且受封贵族爵位。但他宁愿回到乡间过宁静的田园生活。他的叔叔代他出席了酒宴,而爵位落到约翰·布特的身上。

《独家新闻》中的威廉·布特像《衰亡》中的保罗一样被投入一个他毫无准备的、混乱而动荡的世界,但威廉的世界混乱而无真正的危险,动荡而不丧失意义。小说主人公如愿以偿,并不因为幼稚出错而结局悲惨。这是一个充满欢乐和幽默的世界,在沃的小说里主人公第一次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威廉选择穷乡僻壤,舍弃伦敦豪华奢侈的社交生活也有特殊意义。它代表了与《一把尘土》的某种连续性,并且反其意而用之,表明作者认为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有市场,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阵地。《一把尘土》里托尼居住的赫顿庄园变得脏乱不堪,不伦不类,完全给破坏了,而《独家新闻》里的布特庄园则完好无损,象征在现代势力的攻击下传统价值观的顽强生命力。

威廉·布特临出发前询问报社的国际新闻部主任,在伊士马利是谁同谁在打仗,这位主任神秘莫测地说了一段绕口令:“你知道,他们都是黑人。法西斯分子由于其种族骄傲不愿被称做黑色分子,所以仿照白俄称自己白色分子。布尔什维克分子由

于其种族骄傲希望人们称他们黑色分子。所以当你说黑色分子时你实际上是指红色分子,当你指红色分子时得称他们白色分子。自称黑色分子的那一派谈到叛国者时,他们实际指的是我们称做黑色分子的那些人,但我们说叛国者时究竟是指哪些人,我实在无法告诉你。”<sup>①</sup>

《独家新闻》里的记者大都是骗子。他们在报销单据上弄虚作假,耍弄诡计隐瞒消息抢先报道,找不到新闻就编造新闻欺骗报社和读者,为晋升而撒弥天大谎。他们利用从精神不正常的嫌疑犯那里得到的供词,捕风捉影,进行暗讽和富有煽动性的不实报道。资深记者考克告诉威廉许多新闻界的内幕:美国最著名的记者温洛克怎样在一艘客船出事四小时前报道了一个目击者关于这艘船如何沉入海底的叙述;乔瑟林爵士怎样在伦敦自己的办公室里写出莫西那发生地震的真实报道。最典型的莫过于温洛克编造的一场革命。他在火车上睡过了站,错过了他要报道的国家而来到另外一个国家,下车后直奔旅馆,发了一条千词新闻,绘声绘色地描写街垒、火光冲天的教堂,机关枪的哒哒声压过了他打字机的声音,街上死尸成堆,血流成河。他由于对大屠杀现场细致逼真的描写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沃表现驻外记者的丑态可谓入木三分。

高继海

二〇〇〇年五月

---

<sup>①</sup> 见第42页。

## 第一部 斯蒂奇夫人帮忙

### 第一章

——

约翰·克蒂奈·布特虽然年轻,他的出版商已经声称他“在当代文学界占有一席稳定而令人羡慕的位置”。他的小说往往在出版的第一年就能售出一万五千册,而且读者中有些人颇有见地,值得他尊重。写小说的间隙他还写历史和游记,这些书虽然不能给他带来丰厚的利润,但因为紧跟时尚,使他在知识界声名远扬。经他签名的初版著作有时候以高于原定价一到二先令的价格易手。他已经出版了八本书,第一本书是一部关于兰波生平传记,是他十八岁那年完成的,最近的一本书叫《年华虚度》,记述他在巴塔哥尼亚的印第安部落中度过的几个月日子,以十分克制的笔触详细记录了他在那里的痛苦经历。凡是与麦特洛兰夫人共进过午餐的人,都能记住这本书里的三四个人物名字。布特有许多风韵绰约、举止妩媚的朋友,其中他最珍视的

是人见人爱的阿尔杰农·斯蒂奇夫人。

斯蒂奇夫人圈子里的人遇到难题，总是习惯找她帮忙解决。约翰·布特也不例外。因此，在六月中旬一个刮着冷风的上午，他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到她家里拜访。斯蒂奇家的房子是由尼古拉斯·霍克莫精心设计的，坐落在圣詹姆斯宫附近一个死胡同尽头的隐蔽处。

阿尔杰农·斯蒂奇正站在客厅里，圆礼帽已经戴在头上。他的右手从外套的左袖口伸出来，手里抓着一个猩红色、镶有高贵纹饰的公文包，左手在上衣口袋里不耐烦地摸索着什么。因为左腋下夹着一把雨伞，他左手的行动更不方便。他用牙咬着早晨的一卷报纸，嘟嘟囔囔地说：“穿不上。”

给布特开门的仆人来帮他，接过雨伞和公文包，放在大理石桌上，把外套脱下，掉过来，举在主人身后。约翰把他嘴里的报纸接过来。

“谢谢。很感谢。十分感谢。来见朱莉娅，是吗？”

从头顶上，沿着堂皇富丽的旋转楼梯，远远传来不高但引起共鸣的声音。

“尽量不要耽误吃晚饭，阿尔杰，肯特一家人今晚要来。”

“她在楼上。”斯蒂奇说。他这时已经穿上了外套，看上去十足的英国内阁部长派头。身材瘦削、修长、鼻子也细而高，长而稀疏的络腮胡子，是大陆漫画家的理想模特。“你会发现她仍躺在床上。”他说。

“今天上午大家都在读你的讲话。”约翰对斯蒂奇一贯很客气。大家对斯蒂奇都很客气。工党的成员们都很喜欢他。

“讲话？我的？哦。大家都在读？我听了觉得十分意外。但是谢谢。多谢。十分感谢。”

斯蒂奇到国防部上班了，约翰上楼去见朱莉娅。

斯蒂奇说得一点儿也不错,虽然已经十一点多了,朱莉娅仍然在床上躺着。她通常生动活泼的面孔因为涂了一层面膜而显得僵硬可怖,就像戴了一副阿兹特克人的面具。但她并不是在休息。她的秘书,郝洛维小姐,坐在她身边,手里捧着账簿、账单和信件。斯蒂奇夫人一只手在支票本上签字,另一只手握着电话,这会儿正详细指示在一个为慈善目的而举行的芭蕾舞会上演员们穿什么服装。一位举止优雅的青年男子正站在梯子的顶端,往天花板上画颓废的古堡。斯蒂奇家八岁的女儿约瑟芬是一个聪明而早熟的孩子,这会儿正坐在床头做她每天的功课,读维吉尔的诗。斯蒂奇夫人的女仆布雷特苓在向她报告晨报上纵横填字谜的字母。斯蒂奇夫人从早上七点半醒来后一直在做这个游戏。

看见约翰进来,约瑟芬丢开功课跑过来,任性地大喊:“布特,布特。”她一面喊,一面用脚踢他的膝盖骨<sup>①</sup>,这种玩笑已经成为他们之间例行的见面礼了。

斯蒂奇夫人把涂着面膜的脸转向布特,这张脸上只有眼睛稍微露出欢迎的神色。

“进来,”她说,“我正打算出门。为什么付比弗夫人二十镑?”

“那是给珍妮小姐的结婚礼物。”郝洛维小姐答道。

“我一定是昏了头。关于古罗马军团百人队队长胸铠上的狮子头,在萨利斯伯利附近一个叫特利斯伯里庄园的门上,有一个很漂亮的样本,你尽力模仿吧。给《乡村生活》打个电话,要他们查查过去的期刊,大约两年前的某一期有一张这个狮子头的照片。你在角楼上涂了太多的常春藤,亚瑟,你必须把猫头鹰放

---

① “布特”英文是 boot,意为长靴,故约瑟芬这样同他开玩笑。

在光石头上,人们才看得见,我特别喜欢猫头鹰。*Munera*,亲爱的,像 *Tumtidy*,中性复数后面有一个短‘a’,听起来就像回文字一样。试试‘*Terracotta*’行不行。我很高兴见到你,约翰。你到哪里去了?你可以跟我一道去买地毯。我在伯特纳格林见到一家新开的店,店主是一个很有趣的犹太人,不会讲英语,他的妹妹总是遇到极其稀奇古怪的事。我为什么要参加维奥拉·塞斯姆的‘受难区’活动?她参加了我的‘模范疯人院’仪式了吗?”

“她参加了,斯蒂奇夫人。”

“那么我想我得花两几尼了。我绝对喜欢《年华虚度》。我们在布莱克威尔朗读过这本书的片断。无头住持真了不起。”

“无头住持?”

“不是在渥斯特斯,是在亚瑟的天花板上。我把你的书放在首相的房间里了。”

“他读了吗?”

“哦,我想他大概不读什么书。”

“‘*Terracotta*’太长,夫人,而且缺一个字母。”

“试试‘*hottentot*’。是那一类的字。我得看着字母才能做拼字游戏。不,*Twisbury*,你一定听说过这个词。”

“*Floribus Austrum*,”约瑟芬吟着,“*perditus et liquidis im-misi fontibus apros*:迷恋上了南方的鲜花,浸泡在四月的温泉里;*apros* 是野公猪,但我不明白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明天再做吧。我现在要出去。‘*hottentot*’行吗?”

“不行,夫人,缺另一个字母。”布雷特苓满脸沮丧地说。

“唉,老天。我得在洗澡时自己看看。我十分钟就完。待在这儿和约瑟芬说话。”

她跳下床,走出房间。布雷特苓跟着她出来。郝洛维小姐收起支票本和报纸。梯子上的年轻人仍在勤奋地涂涂点点,一

刻也不停下来。约瑟芬滚到床的另一端，目不转睛地盯着布特。

“很乏味，是不是，布特？”

“我非常喜欢。”

“真的？我觉得亚瑟的所有作品都乏味。我读了你的《年华虚度》。”

“嗯。”约翰不想听她评论。

“我认为十分乏味。”

“你似乎觉得一切都乏味。”

“这是我刚学会正确使用的一个新词。”约瑟芬一本正经地说。“我发现几乎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一切事物，维吉尔，布雷特苓小姐，还有我的健身体操课。”

“你的健身体操课怎样？”

“我是班里最优秀的，遥遥领先所有其他人，虽然有几个女孩比我年龄大，还有两个出身中产阶级的男孩。”

斯蒂奇夫人说十分钟就是十分钟。她十分钟准时从浴室出来，穿戴好了准备出门。她可爱的面孔洗去了面膜后，显得容光焕发。

“宝贝儿约瑟芬，布特先生使你厌烦了吗？”

“还不错。一直是我在说来着。”

“让他看你仿制的首相模型了吗？”

“没有。”

“给他唱你学会的那不勒斯歌曲了吗？”

“没有”

“来个倒立，让布特先生瞧瞧。”

“不。”

“唉，真不听话。得了，我们必须立即出发，才能到伯特纳格林买完地毯，在午餐前赶回来。路上的交通简直糟透了。”

阿尔杰农·斯蒂奇上班坐一辆深黑色、相当旧的戴姆勒；朱莉娅外出总是自己开车，而且总是开最新批量生产的小型汽车，每隔半年更换一辆新车，总是漆黑铮亮，小而耀眼，就像侏儒的灵车。她开车攀上路缘，沿人行道向圣詹姆斯宫急驶。开到拐角处一个警察拦住她，记下她的车号，命令她在大街上行驶。

“这是一周中的第三次了，”斯蒂奇夫人说，“我真希望他们别这样。净给阿尔奇添麻烦。”

街上交通阻塞，她索性灭了引擎，做她的字谜游戏。

“是‘detonated’。”她说着填上这个词。

一阵东风吹过来，夹杂着数百辆汽车排出的废气，还有前面不远处正在拆除的一座纳什式建筑的邻街墙的拉毛粉尘。约翰打了个冷颤，不小心把沙砾揉进了眼里。斯蒂奇夫人全神贯注，只用了八分钟就解答了全部字谜。她把报纸折起来，从肩头扔到后座上，愤愤地望着前面一动也不动的车辆。

“这不能忍受。”她说着发动了引擎，急转弯又开上路缘，沿人行道向皮卡迪利大街驶去，撵得一个肥胖、秃顶的年轻人一路急跑，最后躲到布鲁克斯商店的台阶上才脱险。他回过头正要发火，却一眼认出是斯蒂奇夫人，赶忙对着小黑车背后深深鞠躬，但一眨眼功夫斯蒂奇夫人已经驶过阿灵顿大街，转过弯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之所以喜欢开这类奇怪的车，是因为开着它可以做许多事，而开真正的车就不能这么随便了。”

从海德公园角到皮卡迪利广场，汽车一辆挨一辆，一动也不动，静止得像一张照片。只是在几个关键的拐角处，在隔离起来的栅栏后面，一群群的挖土工，像无产阶级防御战线的绝望前哨那样，用机械钻掘开路面，查找控制着这座城市命脉的线路和管道。

“我想离开伦敦。”约翰·布特说。



“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全都是因为你那个美国姑娘？”

“嗯，主要是。”

“你开始同她交往之前，我就警告过你。她很凶吗？”

“对此我不愿意多说。但我必需离开，走得远远的，否则我会发疯。”

“就我所知，她已经逼疯了三个男人。你打算到哪里去？”

“这正是我要同你商量的。”

车辆向前挪动了几米，又停下来。晚报的午餐版已经上街，还可以看到宣告重要新闻的大幅标语在东风中飘扬：

伊士马利危机  
和  
国际联盟措辞激烈的照会

“伊士马利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不知道阿尔奇能否把我派去当特工。”

“没门儿。”

“不行？”

“在过去的几周里，阿尔奇每天要解雇十几个特工。想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太多了。因此我看没门儿。你为什么不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呢？”

“你能帮忙吗？”

“我看问题不大。你毕竟去过巴塔哥尼亚。我想他们会用你的。你确实真的想去吗？”

“确实想去。”

“那好，我来想办法。今天我在玛格特举行的午宴上能见到考珀子爵。我设法同他谈谈这件事。”